



琼瑶



冰儿

北京出版集团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三

卷

九

上

三

琼瑶全集·第二辑

冰儿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：01-2011-5847

本书由皇冠文化集团授权，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。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琼瑶全集·第二辑/琼瑶著.—北京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，2014.5

ISBN 978-7-5302-1389-6

I. ①琼… II. ①琼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4）第057333号

琼瑶全集·第二辑

QIONGYAOQUANJI DIERJI

琼瑶 著

*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（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）

邮政编码：100120

网 址：www.bph.com.cn
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发行
新华书店经销
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*

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本 54.25印张 1200千字
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02-1389-6

定价：168.00元（全7册）

质量监督电话：010-58572393

我要告诉你一个故事。

中国有许多笔记小说，有许多传奇故事，我要告诉你的这个故事很短，出自一本名叫《琅嬛记》的书。

据说，有一位书生，名字叫沈休文。有一天，沈休文在他的书房中独坐读书，当时天正下着小雨，风飘细雨如丝。沈休文忽然看到有个女孩，手里拿着纺纱织布用的络具，她一边走，一边把雨丝收束起来，用络具纺着雨丝。就这样随风引络，络绎不绝。纺着纺着，她就走进了沈休文的书斋，把她用雨丝所纺成的轻纱，送给了沈休文，并且告诉他说：

“这丝名叫冰丝，送给你做成冰纨。”

说完，这女孩就不见了。沈休文后来把冰丝做成衣裳，又做成扇子，终年随身，视为珍宝。

第一章

她走进他那私人诊所的时间，大约是午夜十二时五分。

天空下着毛毛细雨，二月的冬夜，天气冷得出奇。白天，全是患流行性感冒的大人孩子，挤满了小小的候诊室。到了晚上，病人就陆陆续续地减少了。十一点前，他送走了最后一个病人，十一点半，值夜班的两位护士黄雅珮和朱珠都走了。他一个人把诊所前前后后都看了一遍，本来该关上大门，熄灯，上楼睡觉去，却不知怎的，在候诊室的沙发上坐了下来，对着玻璃门外的雨雾，静静地凝视着，就这样看出了神。

大约由于白天的喧闹，夜就显得分外地寂静。他看着玻璃门上，雨珠慢慢地、慢慢地滑落，心情非常静谧。一天里，只有这么短短的一段时间，是属于自己的，他喜欢这份沉寂。雨夜中，诊所外悬挂的那块牌子“李慕唐诊所——内科、小儿科”兀自在夜色里亮着灯。

“年轻的李医生！”他想着母亲志得意满的话，“才三十岁呢，就挂了牌了！”

“书呆子李医生！”他想着父亲沉稳而骄傲的语气，“除了书本和病人以外，什么都不知道！”

“怪怪的李医生！”朱珠的话，“他硬是把古典和现代集于一身！”

有一些喜欢朱珠吗？他在夜色中自问着。是的。他诚实地自答着。不止有一些，而是相当多。医生喜欢自己的护士，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朱珠，娇小玲珑的朱珠。他喜欢她，只为了她那句“硬是把古典和现代集于一身”。解人的女孩子，很会表达自己思想的女孩子，也是很能干的女孩子。

就在他想着朱珠的时候，墙上的挂钟敲了十二响。他静静地坐着，面对着玻璃门。他并没有听到脚步声，只模糊地看到一个人影，接着，玻璃门被推开了。

他睁大了眼睛。

一个穿着白纱晚礼服的女孩正站在门口。她双手撑开了弹簧门，放进了一屋子冷冽的寒风。她就那样拦门而立，低胸的晚礼服，裸露着白皙而柔嫩的肌肤，看起来颇有寒意。曳地的长裙，裙裾遮住了脚和鞋子，下摆已在雨水中沾湿了。她有一头凌乱的短发，乱蓬蓬的，被雨水湿得发亮，短得像个小男生。短发下，是张年轻、姣好而生气蓬勃的脸。皮肤白，眼珠乌亮，嘴角带着个甜甜的微笑，看起来是神采奕奕的。显然，她完全无视于雨雾的寒瑟，她的笑容温暖如春，眼波明媚如水！

李慕唐整个身子都挺直了，不能置信地望着眼前这景象。她站着，雨雾和灯光在她身后交织成一张朦胧的大网，她是从这张网里走出来的，双手里还仿佛各握着一束雨丝呢！

迷路的辛德瑞拉！他想着，却找不着她身后的南瓜车。午夜十二时，迷魂的时刻，他八成看到了什么幻象。或正在一个梦中尚未醒来。他摇摇头，又甩甩头，累了！这一天确实很累了！

再看过去。那女孩仍然亭亭玉立。现在，那笑容在她脸上显得更深了，眼珠更亮了，小小的鼻头上，沾着几颗雨珠。迎着灯光，那脸孔的弧线柔和细致。她笑吟吟地看着他，笑容里，充满了天真无邪，看来非常年轻，也非常青春。

“请问，”她忽然开了口，声音清脆悦耳，咬字清晰。“李慕唐医生在吗？”

他从沙发里跳了起来，这才有了真实感。

“哦，是，我就是。”他有些急促地答着。

“噢，那就好了！”她透了口如释重负的长气，双手一放，那弹簧门在她身后合拢了，把雨雾和寒风都留在门外，她轻巧地走了进来，脸上的笑容更深更深了，眼睛里，充满了阳光，整个人是明朗而喜悦的。“我真怕找不到医生。”

“谁病了？”他问，想进去拿他出诊用的医药箱，脑子中已勾画出一个狂欢舞会后的场面，有人醉酒，有人打架，有人发了心脏病。“你等着，我去拿医药箱。”

“不必不必。”她笑得非常诚恳，“病人就是我。”

“哦？”他呆住了，注视她，双眸清亮如水，嘴唇上有光润的

唇膏，她化着妆，看不出脸色有什么不对，从眼神看，她百分之百是健康的。

“不要被我的外表唬住。”她笑嘻嘻地说，“如果你不救我，我想我快死了。”

“哦？”他愣着。午夜十二时以后，有个闲来无事的女孩，走进诊所大门，来跟他开一个小小的玩笑。“你快死了？”他打量着她。

“真的。”她认真地说，依然笑着，“经过是这样的。今天晚上七点钟，我换好了我这件最漂亮的衣服，去赴一个宴会，结果，这宴会的男主人失约了。八点钟，我回到我租来的公寓里，我同住的女友还没有归来。九点钟，我写了遗书。十点钟，我把一头长发剪短了。十一点钟，我吞下一百粒安眠药。十二点钟，我后悔了，不想这么早就死，所以我走出公寓，看到了你的诊所还亮着灯光，我就这么走了进来！”

“哦？”他应着，瞪大眼睛，仔细看她。“你说的是真话？”

“那种药的名字叫导美睡。”她有两排黑而长的睫毛，扬起睫毛，她带笑的眸子渐渐笼上一层薄雾。“奇怪吧！吃了一百粒，居然毫无睡意。当然，也可能我买到假药了，说不定什么事都没有，可是，我不敢冒险，我必须把这一百粒药从我身体里除去。”她的声音清脆悦耳，只是稍快了一点，像流水流过小小的石坡。“所以，李医生，你要做的事不是发呆，而是给我洗胃灌肠什么的……我想，我想……”她唇边闪过一个更深的笑，“哎，我想，这药大概不是假药了！”

说完，她的身子一软，整个人就向地上溜去。

他飞快地伸出胳膊，那女孩就软软地倒进了他的怀里。他瞪视着怀中那张年轻的脸庞，还没从意外和惊愕中恢复，可是，医生的直觉告诉他，这女孩说的每一句话，都是真的了。

接下来，是一阵手忙脚乱的急救。

首先，他把女孩抱进诊疗室，放在诊疗床上，翻开那女孩的眼皮看了看，又拍打了一阵女孩的面颊，没有用。她沉沉地睡着，头歪在枕头上，他注意到她那头参差不齐的短发了。确实是刚刚剪过的。洗胃吧！必须立刻洗胃。

洗胃是件痛苦的事，又没护士在旁边帮忙，他把管子塞进了她的嘴中，直向喉咙深处推入。女孩被这样强烈的救治法弄醒了，她睁开眼睛，呻吟着，挣扎着，想摆脱开那一直往她胃部深入的洗胃器。他一面灌入大量的洗胃剂，一面去按住她那两只要拉扯管子的手。

“躺好！”他命令地喊，“如果你想活，帮我一个忙，不要乱动！”

她想张嘴，管子在嘴中，无法说话，她喉中啾唔，眼睛睁大了，有些困惑地看着他，接着，那眼光里就浮起一抹哀求的意味，有几颗小汗珠，从她额上冒出来了。他知道他把她弄痛了，不止痛，而是在搅动她的肠胃呢！很苦，他知道，却不能不做。他注视着洗胃器，不能看她的眼睛，几分钟前那对神采奕奕、喜悦明朗的双眸，怎么被他弄得这么哀哀无助呢？他几乎有种犯罪感，莫名其妙的犯罪感！

抽出洗胃器，女孩立刻翻转身子，差点滚到地上去，他手忙脚乱去扶住她。女孩把头仆向床外，张开嘴，他又慌忙放开女孩，去拿呕吐用的孟盆。来不及了，女孩已经吐了一地。他诅咒着自己，应该先把吐孟准备好的，当挂牌医生虽然才短短一年，实习时也见多识广，怎么搞的，今晚就如此笨拙！

他把吐孟放在床前，女孩开始大吐特吐，这一阵吐，似乎把那女孩的肠胃都吐掉了，当她终于吐完了，她躺平了，对他呻吟着说：

“水！对不起，水！”

他急忙地递过一杯水来，凑到她的唇边。她接过杯子，漱了口，把杯子还给他。

“你还会觉得恶心。”他说，“还会陆续想吐。”

她张大眼睛，望着他，无言地点点头。

他开始准备生理食盐水的注射。女孩望着那吊瓶和注射器，眼中闪过了一抹惊惶。

“我……我想，”她喘着气，那场翻江倒海般的折腾，已把她弄得筋疲力尽。“我没事了，我……我想……我不需要打……打针。”

“你想什么都对事情没帮助。”他说，声音里开始充满了怒气，他忽然对这场闹剧生气了。这个年纪轻轻的女孩，仅仅为了男友失约了，就拿自己的生命开了这么大的玩笑！如果她药性半小时发作，她说不定正昏迷在她的房间里，没半个人知道！如果她药性早十分钟发作，她可能已昏倒在马路上，被街车辗成肉泥！

幸好她及时走进他的诊所！幸好！“躺平！不要乱动！这生理食盐水，是要洗净你身体里的余毒……喂喂！不要睡着！”

他拍打她的面颊，她的眼睛又睁开了。

“我……很累。”她解释似的说，“我已经二十四小时没睡过觉了。”

“哦，为什么？”他问，用橡皮管勒住她的胳膊，找到静脉，把针头插了进去。

“为了……唉！他呀！”她轻声地说。

“什么？”他听不懂。把针头固定了，看着食盐水往她体内滴去，他这才真正松下了一口气来。“好了！”他的精神放松了，“现在，让我来听听你的心脏！”

他拿了听筒，把听诊器贴在她胸前，她被那冰冷的金属冰得跳了跳，缩缩脖子，她又笑了，像个孩子般地笑了，说：

“哦，好冷。”

她的心跳得强而有力，沉稳而规则。这是颗健康的、年轻的、有活力的心脏！他满意地放下听筒，收了起来。四下环顾，这诊疗室弄得可真脏乱，他就受不了脏乱！他站起身，开始收拾一切，洗胃器、吐孟、针筒……然后，又去后面拿拖把来拖地，当他把一切都弄干净了，他洗了手消毒了。然后，他折回到她身边。由于她一直很安静，他想她已经睡着了。可是，当他站在她面前时，他才发现她正静静地睁着眼睛，静静地望着他。

“对不起，”她低声说，“带给你好多麻烦！”

钟当当地敲了两响，凌晨两点钟了。

他看了看她，这时，才把她看得清清楚楚。她面颊上的胭脂，唇上的口红，以及眉线眼影……都早就被擦到被单枕头上去了，如今，在残余的脂粉下，是张非常清纯而娟秀的脸，有份楚楚动人的韵味。眉毛疏密有致，眉线清晰，额头略宽，显得鼻梁有些短，但，那对晶亮的眼睛，弥补了这份缺陷，眼睛是大而清朗的，嘴唇薄薄的，牙齿洁白细小，笑起来尤其动人。唔，笑起来？是呀，她又在笑了。真奇怪！一个自杀的女孩，从走进医院，除了被他折腾得天翻地覆那段时间以外，她几乎一直在笑。

“好了！”他咳嗽一声，为什么要咳嗽呢？喉咙又没有不舒服，他只是被这女孩的笑弄得有些糊涂罢了。他拖了一张椅子，在病床前坐下。真糟，这小诊所又没病房，也无法把女孩转到病房去。这样一想，才发现一直疏忽的一件要事！

他从桌上取来了病历卡，看了女孩一眼，女孩仍然微笑着，很温柔地微笑着。

“名字呢？”他问，十足医生与病人间的问话。

“哦？”她呆了呆。

“我说，名字呢？”他加重语气。

“徐——世楚。”她轻声说，声音像吹气，似乎怕这名字被人偷听到了。

“什么？”他听不清楚。“双人徐？徐什么？”

“双人徐，世界的世，清楚的楚。”

“徐世楚。”他记了下来，这女孩有个像男人的名字。“年龄呢？”

“年龄……”她笑，犹豫着。“年龄……”

“是的！年龄！正确的年龄！”这种小女孩，已经懂得瞒年龄了？

“二十七……”她眼神飘忽，笑容在唇边顿了顿。“不。二十八了。”

不可能！他想，瞪着她，她笑得很真挚，很诚恳。只是，眼神不那么清亮了，眉端有点轻愁，几乎看不见的轻愁。他狐疑地上下打量她，忽然想到她一进门时说的话：

“不要被我的外表唬住。”

唔，不要被她的外表唬住！她看起来实在太年轻了，怎样也无法相信她有二十八岁！不过，这时代的女人，你确实很难从外表推断年龄的。他姑且记下，再问：

“籍贯呢？”

“湖南。”

湖南？怪不得，湘女多情呢！

“住址呢？”

“住址——”她又犹豫了，张开嘴，打了个呵欠，眼神更加飘忽了，她闪动睫毛，轻语了一句，“我好累。”

“住址！”他加重语气说，“你必须告诉我住址！”

“住址，”她应着，眉头轻蹙，似乎在思索。“南京东路，不不，是忠孝东路……”

“喂喂！不要瞎编！”

“真的。”她又打了个呵欠。“才搬的家呀！”

“好吧，忠孝东路几段几号？”

“忠孝东路五段一〇四九巷七号之一。”

“电话号码？”

“电话——”她阖上眼睛，声音模糊。“我真的很累了，”她祈求地，“让我先睡一睡好吗？”

“先告诉我电话号码！”

她侧过头去，低语着：

“我不能告诉你电话号码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如果……”她倦意更重了，眼睛闭上了。“如果他知道我自杀未遂，他会跑来把我干脆杀掉！”

哦！原来和男友在同居！他怔了怔，呆呆地看着躺在眼前的女孩——不，是女人！老天，如此清丽的脸庞，如此纤秀的身段！怎么听起来好像在人生的旅途上已经跋涉很久了？已经历经风霜了？他沉思着。

钟敲了三响。

他惊跳了一下，再看过去，那女孩，不，是女人，已经睡着了。他看看手里的资料，眨眨眼睛，不信任地再看看她，俯身过去，他推推她的胳膊：

“醒醒！喂喂，徐……徐小姐！你必须告诉我你的电话号码，我要通知你的家人把你接回去！喂喂，徐……”他看看病历卡，大声地喊，“徐世楚！”

她忽然整个人惊跳起来，眼睛立刻睁开了，她慌乱地四下张

顾，惊惶失措地、震动地问：

“在哪儿？他在哪儿？”

“什么？”他不解地瞪着她，“谁在哪儿？这儿只有我和你！”

“可是……可是……”她挣扎着想坐起来，眼光仍然四下搜寻。

“我听到……我听到有人在叫他的名字！”

他伸手按住她的身子，那生理食盐水的瓶子架子摇得哐哐唧唧响。

“别动！”他嚷着，“你听到什么？”

“徐——世楚呀！”她答着，声音焦灼而紧张，她的眼光有些昏乱而迷糊起来。她茫然四顾，嘴唇发青了，她用微微颤抖的声音，低喃着说，“世楚，你来了？你——在哪儿呢？你——不要生气……世楚……世楚……”她发现室内没人了，她困惑地看他，一脸的迷茫、不解、慌乱，与倦怠。“他在哪儿呢？”

李慕唐忽然明白过来了。他瞪着手中的病历卡，有点啼笑皆非地问：

“原来，徐世楚根本不是你的名字？”

听到“徐世楚”三个字，她又整个人惊跳了一下。

“世楚——”她再度看看四周，摇摇头，她叹了口气，又像失望，又像解脱般地松懈下来。“他不在。我要睡了。”

“别睡别睡，”他阻止着她，“我记了半天的资料，徐世楚，二十八岁，住在忠孝东路……原来，这些全是你男朋友的资料？是吗？”

“是呀，是呀。”她应着，阖上了眼睛。

“那么，你是谁呢？”

“我？”她语音模糊，倦意很明显地征服了她。那一百粒安眠药的残余药性在发作了，她低语，“我要睡了！”

接着，就沉沉睡去了。

李慕唐医生看着自己手里的病历卡，一种荒谬的感觉由他心底升起。他抬起头，望望窗外的雨雾，这是怎样传奇的一个晚上！他再掉头去看那女人，不，是那女孩——打死他他也不会再相信她有二十八岁！她顶多二十罢了。那女孩睡得好沉呀，怎么办呢？总得有人看着，让生理食盐水继续注射。万一瓶内的注射液光了，注射进空气进去就糟了。他叹口气，取来一条毛毯盖住那女孩单薄的身子。盖上毛毯时，他才发现那女孩脚上穿着双白缎半高跟的鞋子，已被雨水沾得湿漉漉的。他为她脱掉鞋子，放在一边，用毛毯连她的脚一起裹住。然后，他终于坐了下来。这一坐下，才感到整天的工作，和整晚的折腾，疲倦已在他四肢百骸中扩散。他沉进了椅子深处，怔怔地凝视着面前这张熟睡的脸孔。看样子，他心里模糊地想着：我只好做你的特别护士了。但是，你叫什么名字呢？